

女苦兒孤

哈華著

海燕书店

· 1951 ·

寫在前面的幾句話

小同志們：

我又寫了一本很長很長的，少年兒童故事的書，不知你們歡喜讀，不歡喜讀？我不能『賣瓜的說自己瓜甜』，你們讀了，要用心給我寫幾條子意見呵。你們說不好，我就打自己的腦袋，打它不用腦筋，好再用心的改。你們要說還好呢，哈，我高興死了。

這本書，是寫的山東海邊上孤兒和苦女的故事。

國民黨反動派在日本鬼子投降後，侵佔山東沿海的一些地方，農民又交這個捐，那個稅，財主又剝削，農民真痛苦極了。這孤兒和苦女——小馬和小瓊，一齊從娘胎裏鑽出來，因爹沒法養活，要淹死這對雙生子。唵嘆，要不媽媽疼他們，不讓淹死，

早沒命哩。我這本書也不用寫哩。寫什麼呢？一本書只寫兩個娃娃從娘胎鑽出來，給爹淹死了麼？就這一點點算本書麼？

兩個娃娃慢慢長大了。十歲的時候，爹得了傷寒病，沒錢吃藥死了。媽媽沒法養活他們，拭着眼淚，硬着心腸，撇下兩個娃娃，跟個男人走了，改嫁哩。兩個娃娃沒人管，沿村去要飯，要不到飯，吃松葉，吃花生皮，吃有毒的草，臉腫得胖胖的，眼睛瞎成一條縫兒。財主還刻薄說：『我當你們早餓成臭蟲了，扁扁的了。你們倒吃得真胖。』他們還吃饅刺蝟，地老鼠，豆蟲。豆蟲胖胖的，一拱一拱的。小同志！我問你：你敢吃麼？要捉條豆蟲放在你脖子上，包你哇的一聲哭哩，嚇得叫媽媽呢！他們可就把這胖胖的豆蟲吃到肚裏了，還說是好飯呢。他們高興吃麼？沒法子的事呵！

解放軍大哥哥們解放了山東沿海。共產黨說：土地分給農民。農民歡喜極了，把財主的地，房子，山林都分了。小馬和小環也分到十畝地和兩間房子，又有了新的衣裳，吃到大口的飯。兩個娃娃裝扮起來，原是極漂亮的，就是苦日子把他們糟踐壞了，小了一點，瘦了一點。

人民政府又找來一個帶眼鏡的女教師，叫農民的娃娃們都去上學。小馬和小環也進學校去讀書習文。新社會娃娃都要上學的，要不將來怎麼做新中國的主人翁呢。春天來了，小馬和小環又去給大人變工，學會了耕地，拌糞，撒籽，鋤草，收割，成了好莊稼手。

後來，小馬當了兒童團長，小環當了學生會主席，都很認真的工作。優軍哩，宣傳哩，開荒解決學費困難哩，反動派進攻時埋地雷哩……總之，工作做得很漂亮，一下子說不完。

大反攻了，解放軍大哥哥們的百萬雄師，要到江南，解放全中國。小馬長到十六歲了，忙去報名參軍。他就當起砲兵來哩，砲火打得敵人沒處鑽，你看，小馬有多得意，有多神氣呵。全國解放，不打仗了，他成了堅強的國防戰士，在吳淞砲台放哨，守衛着祖國的邊疆和海洋。小環呢？省裏開評功會，選成了少年兒童中的英雄。真光榮，真正光榮得很哩。

這本書寫的是北方少年兒童故事，他們說話都照真的北方話寫，南方小同志看得

懂嗎？敘寫中我又用了些南方話，總之，南腔北調，沒法子的事。不懂的北方土話，在後面寫了個註解。呃哩，寫在前面的話，不興寫得很長的，不高興寫了，就從這裏完蛋哩。

哈華於上海

一九五〇年九月十日

目 錄

寫在前面的幾句話

第一章	雙生子的出生	一
第二章	爹死了	二
第三章	媽媽改嫁跟個男人走了	三
第四章	孤兒苦女的遭遇	三
第五章	共產黨來了	四
第六章	進學校	五

第七章 變工生產

第八章 兒童團

第九章 改造小街溜子

第十章 粉碎敵人進攻

第十一章 百萬雄師過長江

第十二章 姐弟齊榮

第一章 雙生子的出生

一 小媳婦搬柴火

六月的天，藍藍的，上面有着抹抹的白雲。

山東海邊絲山的一羣山峯，好像聳在雲端裏一樣。呀，真高呵！有一抹白雲，停在山嶺上，懶得動都不想動了。

絲山的東面，是黃海，太陽射在深藍色的海水上，海水閃閃發亮，真藍得刺眼呵。

軟軟的沙灘上，幾隻海鷗伸直有白色冠毛的頭，挺着胸脯，在走正步，好像在操體操哩。牠們肚裏吃飽了魚，真得意呵！

這些高山裏，盡是綠色的松林。松林裏靜悄悄的，沒一點聲音。綠頭紅冠的小雀兒，在松林裏要，也頂快樂的，吱吱的叫，從這個樹枝跳到那個樹枝。

松林裏只有一個小媳婦，悄悄兒的在拾柴火。這小媳婦生得怪俊的，瓜子臉兒，一對眼睛水汪汪的。小媳婦的衣裳補綻蓋補綻，褲子還有一條很長很長的口，大腿都瞧見哩。頭髮也亂蓬蓬的，就不興梳梳呵。臉色也很黃很黃的，好像沒吃飽飯，餓壞了。

小媳婦和她男人汪福有，給財主看山林，財主不多給點糧食，怎麼能有吃穿呢？苦日子把小媳婦糟踐成這樣的。

小媳婦不撿柴火了，採些『卡叭叭』放在小藍兒裏。

小同志！我可要考問你們了：啥叫『卡叭叭』？你們說不上來，那先讓我說。『卡叭叭』就是松葉。松葉長老了，放在燒壺裏燒水喝，燃着了吱吱的響，火可旺呵。

小媳婦採『卡叭叭』不是燒水喝，她和男人要當飯吃呵，還留些過冬哩。這東西好吃麼？嘍，窮人沒法子嘛，吃多了，臉腫得和廟裏的判官一樣，臉胖胖的，像個

大胖子。不吃，可就沒吃的，肚子裏唱戲，咷咷的叫，真難受極了。

太陽已經當空照，該吃晌午飯了。

松林裏悶熱，大頭蒼蠅也熱得嗡嗡的飛了。小媳婦臉上出了豆大的汗珠兒，她用袖子拭了汗珠兒，還是撿會兒柴火，又採『卡叭叭』，採了會兒『卡叭叭』，又撿柴火。小媳婦就不回去吃晌午飯。可爲的甚麼？

柴火燒不了，要挑到鎮上去賣，賺了錢，買糧食。自然柴火多能多賺錢，再買幾尺布，做條擋羞的褲子。她穿的有着很長很長口的褲子，已經補也不能補了。小媳婦想：大腿都露在外面，也羞人哩！再說爲什麼老採『卡叭叭』？小媳婦男人說：『你不多採些「卡叭叭」，冬天去喝西北風麼？』冬天西北風怎麼能嘗吃喝呢？所以小媳婦老撿柴火和採『卡叭叭』。

二 小媳婦要生娃娃哩

小媳婦一下捂住她挺得老高的肚子，只打哼哼了。她怎麼哩，這可是怎樣攬的？

小媳婦懷姪已經滿十個月了，忽然肚裏的娃娃拱了起來，好像把她腸子都要揪斷了。

小媳婦過一會兒肚子不痛了，她才去用繩子捆柴火，把它揩在肩上，又把地上的『卡叭叭』放在衣裳裏兜着，拐着小籃兒，慢慢兒的回家去了。

小媳婦走得很快。她從松樹林裏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上，慢慢走回她看守松林的小房子。

小媳婦的肚子裏的娃娃，又在作怪了。好像抓住她腸子打鞦韆，攬得她痛得不行。她又捂住挺得頂高的肚子了。可把衣裳兜的『卡叭叭』撒在地上，她也不想要了。又把捆柴火的繩子也從肩上鬆手了，一大捆柴火丟在地上。小媳婦只『哎呀——嘆呀——』亂叫。

過一會兒，小媳婦蹲也蹲不住，肚子痛得她在地上躺下了。還叫：『我的娘呀……』

小媳婦在地上躺了會兒，知道自己走不到家了。就停頓着往梢林裏爬。爬呀爬

的，爬進一大堆楨林裏去了。喫，在路上生娃娃不丟臉麼，她就藏起來了。

楨林裏可有一窩小狐狸，牠們爹娘早出門去尋吃的東西去了，都在洞門口要呢。可馬上瞧着小媳婦要爬來了。哈，真爬來了。小狐狸想：自然囉，她定知道自己的洞了，要不爲什麼她路不走，爬到自己的洞口來了呢？小狐狸和牠們爹娘一樣狡猾的，知道定是來捉牠們哩。有的往洞裏鑽，有的往外撒腿跑了。鑽進洞的想了一陣子，也覺着不好，要堵住洞捉呢！可就走不了哩。又鑽出洞來，撒腿跑了。

一隻大胆的小狐狸，跑了一陣，停下脚步了。只一個勁兒的跑，跑到什麼時候呀，不跑死了。小狐狸回過頭來，拱起了牠的腰身，豎起牠毛茸茸的尾巴，眨着眼睛，撇着嘴兒，瞧了小媳婦老一陣子。真奇怪，這女人要做什麼？可沒堵住洞去抓咱們。哈，你要抓也抓不着了，早跑了。大胆的小狐狸就這樣想了。

有人把她扶回看守松林的小房子有多好。松樹林靜悄悄兒的，可就沒第二個人。來了，就來了個過路的人了。這是個年輕的二十歲左右的壯壯的小伙子，肩上還放了個褡子，像驢子一樣驮着滿滿一褡子的東西，走路只喘粗氣。

這青年卻老遠瞧見她了。這小媳婦躺在那裏幹嗎？沒不給狼咬壞了。他就把褡子從肩上放在路上走來了。問她：

『你咋着哩！』

『沒咋着，你走你的路，不用管。』

『你給狼咬壞了？』

『咱沒給狼咬壞，你走你的路，不用管。』

『你病了？』

『你這個人就是絮絮叨叨的。你走你的路，少狗咬耗子，來管閑事。我們婦道人家的事，你管不着。』

『喲！我好心問你。你把好人心，當驢肝狗肺了。那個壯壯的小伙子就走了，不高興的說。

● 咋着——怎麼樣。

小媳婦又停了好一陣，肚子不痛了，站起來走了。她拐起她的小籃兒，出了松林，老大一捆柴火，也不要了。

小媳婦走走息息，走走息息。

小媳婦真要生娃娃了。她慌忙進了自己的小房子。

三 小媳婦一胎生了兩個娃娃

小房子在這山嶺松林裏孤零零的。門外有幾棵大松樹，夏天屋裏涼颼颼的，冬天冷得不行。小房子是石頭砌的，凹凸不平。小媳婦走進小房子，就在炕上直挺挺的躺着。

過了會兒，小媳婦痛得在炕上打滾，像殺豬一樣的叫，半里路外也聽見了。小媳婦男人汪福有到集上賣柴去了，就沒一個人來幫助她。

小媳婦全身汗濕透了，臉紅得和關公一樣。

小媳婦過了會兒，生了個女娃娃。肚子還痛得不行，又殺豬一樣的叫。又過一會

兒，生了個男娃娃。

小媳婦定頂快樂的，一胎生了兩個寶寶，有多好呵。

小媳婦可不快樂，她痛昏迷了。老半天，才醒過來摸到炕上一把剪刀，把肚臍帶剪了。

兩個娃娃一下地，就只會裂着嘴哇哇的哭，很不高興，哭得很傷心的呵。

先生的是姐姐，後生的是弟弟。

四 男人要淹死兩個娃娃

小媳婦的男人汪福有，從集上回來了。這年輕的二十五歲的漢子，瞧着小媳婦老半天，不高興的鼓着嘴說：

「怎麼？還一胎生兩個。窮人的孩子，和達裏的田鷄一樣，一生就這許多。」

● 關公——廟裏的神像，臉是塗紅的。

● 窮人的孩子，雀裏的田雞——田雞即蝌蚪，生蛋在塘裏，是數不清的，以萬計，這裏是誇張的話。

「也不是咱願生兩個。」小媳婦哼哼的說。

「家裏沒吃沒喝的，咱倆也吃了上頓沒下頓。咱們自己泥菩薩過河，自身難保。可咋養活他們。」汪福有可有些氣了，只唉聲嘆氣的。

「你不用打楚，發愁，咱們慢慢養活他們。」

「你說得倒好，這是兩張嘴，生下就要吃飯。這樣命苦，你還生個雙生子。」

「前些日子咱找瞎子算個命，咱們也不能窮一輩子。說你過二十六歲就好了。」

「瞎子算命沒窮漢，給你個日子往前盼。你聽他瞎扯淡。」

「咱不信財主就墳地禁在龍頭上，一輩子人財兩旺，好風水。」

小媳婦和男人說着，說着，就頂起嘴來了。

汪福有覺着給財主看山林，出牛力吃狗食，等於財主家門裏要飯。財主生個雙生

泥菩薩過河，自身難保——菩薩泥做的，過河沾水即散，菩薩也沒本事了。這裏是說歇後語。

● 瞎扯淡——瞎說。

子，都說『福氣好』，窮人添兩張嘴，真『命苦』。想呀想的，就到炕上捉住姐姐和弟弟的小腿兒，倒提起來，要往尿盆裏淹死他們。

小媳婦可就拖住男人的衣裳，只哭叫不放。

小媳婦想：心連心，肉連肉，總是爲娘的身上一塊肉。就得再苦也養活。

男人想：窮得上無片瓦，身無衣裳，死無葬身之地，養活兩個小子做甚麼。心裏涼了半截，還是淹死他們好。

小媳婦說：

『你要淹死他們，咱也不活了，咱去上吊。』

『你上吊，我去給你拿繩子來，咱還扶你上吊。』

小媳婦就不想上吊了。死拖住男人，搬住他的胳膊，還咬他胳膊一口哩。小媳婦就要養活兩個小娃娃的。

● 心裏涼半截——即沒主意，心都冷了。